全面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强体系 严制度 重技术

——透视外军训练机构建设发展

■黄余良 吴 旭

引言 依托训练机构开展军事训练，是军事训练向实战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的共同选择。据相关资料显示，美军现有各类型训练机构100余处，每年可轮训25万余人，已成为美军保持战斗力的重要支撑，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军队也一直十分重视训练机构建设。发达国家军队的训练机构组建时间长、投资大，历经多年的探索和实战检验，形成了较为先进的建设理念，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入研究其普遍发展规律，对我军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训练机构体系日益完备

世界强国军队主动适应战争形态演变，前瞻军事需求设计，筹划训练机构发展，经过多年的实战检验，已建立起能够满足各军兵种训练需要的各类训练机构，职能更加完备。**一是种类齐全**。美军按军兵种部队训练和作战样式的需求，已经形成了类别齐全，能满足不同军兵种、不同作战类型部队训练需要的训练机构体系。例如，其陆军训练基地就可分为联合训练基地、兵种训练基地和特殊环境作战训练基地3种主要类型。其中，联合训练基地包括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波克堡联合战备训练中心、霍恩菲尔斯作战机动训练中心等；兵种训练基地包括本宁堡步兵中心、胡德堡装甲兵训练基地、西尔堡野战炮兵防空兵训练中心等；特殊环境作战训练基地包括寒区作战训练中心、热带丛林作战训练中心、山地作战训练中心等，这些训练机构涵盖了美国陆军训练的各个层次。**二是编制合理**。根据军兵种作战任务的需要，美军在建立各类训练基地的基础上，编设了专门负责基地训练与演习的各级领导机构，担负研究和组织演习训练任务。此外，美军还在积极推进训练基地观察控制员队伍建设。其观察控制员是具有正式编制的专职人员，他们训练经验丰富，经过正式的培训并且获得资格认证，是美军训练基地完成训练任务、达成训练目标的重要力量。这支队伍能够根据训练任务的不同，适时进行临时扩编，补充人员，并接受基地司令部的统一指挥和管理。**三是功能齐全**。俄罗斯在诺夫哥罗德州的252训练基地，被称为俄军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训练基地。该训练基地拥有成套的训练设施，功能齐全。比如，各种实战化演练场、教练场、靶场、射击场、机场和训练指挥所，以及各种配有现代化设备的枪炮射击场、室内靶场、装甲车教练场和各类教室，后勤保障设施等。此外，该基地还配备有最新型的自动化训练设备和激光模拟器，新一代训练器材数量所占比例高达30%，一次性可容纳数千人和数百辆各型装备参加大型军事演习。

训练制度制定更加严密

实战是摔打锻炼部队最有效的手段，秉持“像打仗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打仗”的理念，世界强国军队充分依托训练机构，制定了一系列严格规范的训练制度，推动部队训练更接近于实战，以确保训练任务能够有效得到落实。**一是严格参训制度**。为磨炼战斗意志、熟练掌握作战技能和全面提高战斗力，世界强国军队的训练机构普遍遵循“全年度安排、满负荷运转”的要求，对参训兵力、参训时间、轮换周期进行明确规范，组织部队在实战化条件下实施轮训，最大限度发挥训练机构的使用效益。比如，美军认为，在作战训练中心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进行各种复杂而惊险的课题式训练，可培养出随时能投入战斗的坚强部队，要求其陆军各重型师、旅和营每隔18个月必须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进行一次轮训，且严格按照28天全天候和昼夜连续的方式实施。**二是严格组训制度**。注重从法规层面指导部队组织实战化训练，要求部队在高强度环境中进行艰苦的训练，强迫部队克服重重困难，出重拳狠招，坚决杜绝在训练过程中走过场和弄虚作假。美军要求部队必须按实战的标准进行训练，否则将进行达标复训。参加过实战的美军普遍认为，训练机构设置的训练难度甚至远高于战场。有官兵甚至认为，战场上的强度远不如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的大。英军普格瓦综合训练基地为突出训练的对抗性和实战性，还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对抗训练和演习制度。**三是严格评估制度**。世界强国军队特别重视训练评估，把训练评估作为提高部队训练质量的重要手段。训练机构对参训部队考评均采用科学客观的评估标准和评估制度，对抗双方的输赢不只是由导演和裁决人员主观决定，还要根据各种光电、电磁等信息记录装置产生的数据来评定。美军认为，评估同训练活动一样，其本身也是实际的训练，要求各级部队在训练之后都要进行评估，以使参训人员得到更深刻的教益。许多官兵就是通过这种“不讲面子、只讲实际”的评估，来认识训练与实战差距的。

训练人才育用日趋灵活

外军训练机构积极采取“定向培养与定位使用相结合、岗位锻炼与送学深造相结合、用其所长与补其所短相结合、本职钻研与交叉实践相结合”等办法，注重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不断探索创新训练机构人才的培养使用办法，逐步建立和完善各项有利于训练机构人才培养和发展的机制。**一是以权威专职为目标**。实践证明，训练机构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根据训练需求，努力打造专业强、素质高和职业化的人才队伍，使得人才的素质能不断适应训练机构任务现实需要。如美军各训练中心直接隶属各军兵种司令部，数量多、级别高、编制全，其人才队伍职业发展瓶颈小，个人进步提升空间广阔，训练机构指挥官军衔可编到中将，并且在训练机构建设、组织部队训练等各项工作中，也都充分显现了这一军衔的权威性。**二是以交流任用为路径**。外军训练机构的人才队伍不仅通过部队选调、院校培训和在职培养，还有效打破了军兵种界线，实行院校、部队、地方相结合的换位交叉使用和锻炼。比如，美军通过选派优秀基层军官到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工作，经过4年的全面锻炼后，再把这些军官调到其他岗位并委以关键职务等方法，最大限度挖掘军官的潜能，有效发挥其自身的作用，营造军官发展的良好环境。**三是以多措并举为方法**。着眼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需要，世界强国军队的训练机构在组织自身建设、指导实施训练过程中，矢志打造一个结构合理、梯次配备和专业素养较高的人才群体，这为其有效组织部队训练，提供了可靠的人才支撑。加拿大、以色列等国家军队的训练机构，采取跨军兵种交流和轮训锤炼人才，利用地方教育资源培养人才，高待遇保留人才等方法，有效保持了训练机构人才队伍的高素质。

训练方法手段越发多样

随着现代高新技术在军事训练领域的广泛应用，依托训练机构充分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以及假设敌部队，通过激烈、复杂、连续的角逐，为部队训练提供一个近似实战的外部环境和逼真的战场氛围，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军队的共同选择。**一是基于扩展现实，实现战场仿真**。近年来，外军训练机构特别强调基于增强现实技术(AR)、增强虚拟技术(AV)和虚拟现实技术(VR)等，构建逼真的战场环境来锻炼部队，重视训练软件和器材的开发，增加复杂情况的设置，提高部队训练的“仿真度”，为部队训练构设身临其境的战场环境，为诸军兵种联合研练创造良好的训练条件。美军海豹突击队在实施突袭本·拉登行动前的训练中，对作战场景模拟的细致程度令人吃惊，使随后的作战过程几乎就是训练实践的翻版。**二是基于人工智能，实现精准模拟**。目前，世界强国军队已将人工智能技术，充分融入部队训练机构建设之中。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军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不仅配备有各种火力模拟器材、全自动显示(检测)装置和综合性机器人，而且还拥有比较完备的各种智能化监控设备和作战模拟系统，各个相对独立的武器系统模拟器又可以组成相互协同、有机配合的体系，在节省实弹消耗的同时，使得训练场与未来战场的差距不断缩短。**三是基于网络技术，实现高效训练**。现代武器装备越来越昂贵，完全使用实战武器训练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近年，结合本国年度大项演习演训任务，外军训练机构依托网络和远程交互技术，实施异地同步联合演练，实现了“网上训练”。美军“千年挑战”演习，将17个虚拟指挥中心与9个训练基地联网，80%兵力由计算机生成，实现了1.35万参演人员全部通过全球指控系统对虚拟空间图像的共享，有效避免了大规模动用装备和调动部队，不仅省时省力，节约经费，而且训练重点突出，效果明显。

群策集

注重信息化进攻战斗的质效

■陆 锋

信息化武器装备尤其是先进侦察和预警系统的广泛运用，使得战场变得异常透明，进攻显得难上加难。如何面对信息化战场这种复杂环境，采取灵活手段，增强进攻战斗的质效，达成进攻的最终目的，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灵活把握转入进攻的方法。进攻艺术及其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是由怎样和采用何种方法转入进攻决定的。信息化进攻战斗出现了可能以各种方法转入进攻的情况：从与敌人直接接触的状态下(从调整部署或军队换班后从防御态势下)；在纵深构筑的出发地域前出后从行进间转入进攻；从行军纵队，即行军中展开战斗队形后从行进间转入进攻；以综合方法进攻等多种形式。由于信息技术的渗入，最通常的方法就是从行进间转入进攻。准备该种进攻时，军队通常在己方防御纵深内占领并构筑出发地域，其距战斗接触线的距离应保证在敌战术毁伤兵器的射程之外，以及减低敌使用地面侦察手段的效果。但冲击时必须勇往直前，迅猛敏捷，以使敌人来不及做出有效反应，以达成战斗的突然性。

坚决力求进攻的突然性。在各种战争中，突然性总是进攻一方的“助手”和“王牌”。突然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弥补兵力兵器的不足，达成粉碎数量上优势敌人的目的。相反，如果不能保证突然性，则灵活的协同动作、周密的战斗保障就无法实现。现代战斗中，突然性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部队的突击、火力、机动和防护能力的提高，能使其运用各种方法转入进攻，因而，也能更有效地达成突然性。但是，为达成所必需的结果，应当考虑防御之敌在侦察和实时实施突击方面的对抗措施。现在，在拥有现代化火力控制系统和高精度武器条件下，组织和实施对敌火力毁伤和利用火力突击效果，为以新方式达成突然性创造了前提条件。一方面，使用各种毁伤兵器对敌实施综合打击，提高了达成突然性的效果，能够同时侦察多个目标并按照“发现即毁伤”的原则立即将其消灭；另一方面，能够迅速瘫痪敌人军队指挥和火力控制系统，使敌人并非总是能够立即消除突然性的后果。

适时注重进攻中的机动。现代进攻战斗中空间规模的扩大，高度机动的部队和分队参加战斗，决定了必须在更加宽广的范围内实施机动。过去，进攻的过程根据自身的特点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突破敌人防御和军队在其战术与战役纵深的行动。这两种行动在实施机动能力方面彼此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信息化进攻战斗，机动变得越来越坚决、深远和多样化。一个典型的特点是，火力机动和兵力兵器机动与部队突击相结合。与火力和突击相比，尽管机动不是直接意义物质力量的体现，但没有机动就不能在关键的方向上及时集中力量、发扬战斗积极性、达成突然性、保持战斗中的紧密而不间断的协同动作，保持己方军队的生存力和战斗力。但是，现代战斗的规律性是机动的作用和意义越突出，其组织和实施也就越复杂。这是因为，实施机动的机会稍纵即逝，防御之敌也力图实施广泛的机动。因此，任何一场战斗中，对抗双方的指挥员在组织和实施机动上不可避免地会进行紧张的角逐。可以预料，未来诸如机动奔袭行动样式将得到广泛的应用。

时刻关注对敌火力毁伤。进攻的胜利直接取决于对防御之敌实施可靠的火力毁伤，火力毁伤的主要目的是使敌人遭受损失，不能实施有组织地对抗进攻一方的行动，以此为顺利遂行战斗任务创造必要条件。达成此目的的方法是编成内的各种弹药对防御之敌实施协调一致的综合打击。信息化进攻战斗，火力毁伤的内容和结构发生了许多变化，根据现代突击兵器和防护兵器的比例可以有根据地得出结论，即它们的对抗具有特别紧张的特点，防御“火力的生存力”在成倍地提高。为了使进攻一方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敌人，要求对其目标达成纵深毁伤。一方面是高精度武器系统、侦察突击系统和侦察射击系统。战斗实践和演习经验证明，直升机等高度机动性联合火力可使合成部队指挥员在需要的时刻集中密集火力毁伤敌方最重要的目标，在最短的时限内从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转移火力，以夺取和保持火力优势。另一方面，应积极采取“软杀伤”并将火力毁伤的重点转到对敌“火力源”的毁伤，以达“完伤”之效果。

简化流程为实战

■胡有才

挑灯看剑

指挥流程就是对作战指挥活动与工作内容程序秩序的安排，其顺畅与否直接制约作战指挥的时效，影响作战的胜负。战争已进入“秒杀”时代，客观要求要尽可能消除指挥流程中的程式僵化、内容繁多等现象干扰，切实改变指挥流程中不贴合实战要求的内容，创新指挥方式方法、优化指挥流程、缩短指挥周期，夺取指挥决策优势。

指挥权责要清晰明确。在通常作战指挥当中，就一级指挥机构而言，指挥主体构成多元、指挥机构要素多元。在指挥运行中，如果指挥主体的权责不够清晰明确，往往会导致多头指挥、重复指挥等消耗指挥能量的现象，影响作战指挥的正常进行。因此，必须清晰明确各类主体的指挥权责，使其各司其职、协调一致，才能使指挥高效运转。

筹划程序要优化简化。筹划程序是一系列筹划工作的基础和依据。如果指挥流程相对冗长复杂，很难达成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因此，应遵循作战指挥规律与内在逻辑关系，按照统一技术标准、数据格式的思路，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渗透性、交互性和共享性，建立各级作战指挥机构、指挥要素作战筹划的标准模板和规范流程，推动筹划流程由传统“串行线式”向“并行矩阵”转变。

作战文书要简明实用。作战文书是指挥主体履行职能、指挥作战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作战文书数量众多、种类繁杂，应着眼作战需要，删繁就简，使作战文书更为简明实用。精简种类，合并作战文书种类，删除不必要的文书种类，以有利于作战行动顺利进行。创新形式，注重利用态势图来表述作战文书，使各级指挥员能够快速直观准确地了解战场情况。精炼内容，实现文书以数据代码为载体，进行要素提取和关联融合，做到精炼准确、实用规范。

指挥方式要细化灵活。指挥方式是指挥领域最具创新性、最富多样性、最有灵活性的一环。因此，要着眼复杂多变战场态势，实施统分结合式的指挥，上级主要统一作战意图和任务、分配作战资源，遵循集中与分散、按级与越级指挥基本原理，最大限度向下授权，使下级依据总的作战意图，进一步把指挥方式方法细化为基于态势的实时指挥、基于预置的自动指挥、基于任务的分散指挥、基于预案的快速指挥、基于系统的分布指挥，以针对千变万化的战场态势、实施精确有效地指挥。

控制协调要自主实时。控制协调是作战进程中对部队行动进行控制、依据战场态势对部队行动进行纠偏，以实现作战目的的指挥活动。信息时代作战，上级应根据战场态势图实时了解战场总体态势，依托无缝链接的指挥信息链路，发挥适度调控、监督指导、适时纠偏作用。各作战单元充分运用态势共享平台，在深刻领会上级意图的情况下，主动制定出有利于达成总体目标的协调方案，根据赋权，近实时地与友邻单位实施自主协调、临机协同，避免消极等待上级指令，提高控制协调的时效性和灵活性。

精武强兵离不开科学制度保障

■马卫防

研史析理

●纵览中国五千年历史，以制度精武强兵是所有兴盛朝代共同的特征。

徜徉中华五千年，曾有不少“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国富兵强时代。尽管不同时期国富兵强的内涵会因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制度精武强兵。实践表明，国富兵强时代的开启，离不开制度的推动；国富兵强时代的维系，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国富兵强时代的衰落，也与制度废弛密切相关。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制定了建军治军的科学制度并加以认真落实，国富兵强时代才能得以开创和维系。察古鉴今，古代精武强兵治军经验对于今天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军，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善立制度于军，则军治。战国时秦国精武强兵的实现，就和制度的完善密不可分。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力军力越发强盛。东乘魏国马陵之败，尽收魏河西之地，与魏以黄河为界；又出函谷关侵凌韩魏与东周；东南筑商塞，夺武关，逼楚东徙。于是秦军强势冠于六国，侵凌中原，不可阻遏。

历史告诉我们，军事法规制度的制定要从自己的国情军情出发，制定的法规制度要具有自己的特色。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竞相争霸，为自身立于不败而不断变法图强。当时，各诸侯国为保障兵员和军费来源，依据本国人户与土地划分特点来制定兵役与赋役制度，如齐国实行“参国伍鄙制”，晋国实行“作爰田制”“作州兵制”，鲁国实行“作丘甲制”，郑国实行“作丘赋制”等；而在军队编制制度方面，各诸侯国又依据自身步卒与车兵状况各异而采取不同的编制，如齐国的编制序列为军、旅、卒、小戎、伍五级，晋国的编制序列为军、师、旅、卒、两、伍六级，吴国的编制序列为军、旅、卒、伍四级。尽管各国军制条款不尽相同，但紧扣战争形态演变特点需要，最大限度发挥本国生产力水平，从而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波澜壮阔的战争活剧。

善择贤吏施法，则法威。制度既定，如何得到有效贯彻，选择执行之吏就成为关键。诚如荀子所言：“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严厉的官员来执行，也很难收到预期效果。古代国富兵强的开创，与大批奉制守度的贤吏是分不开的。安史之乱前后，军法军令遭到破坏，藩镇拥兵自重，军吏枉法行私，大唐由盛转衰。所以白居易感慨曰：“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

历史告诉我们，法治监督是司法公正的捍卫者，要以刚性、无畏为原则。法治监督，在中国古代称作御史监察，这方面论述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监察有法。从汉代的“六条问事”到清朝的《钦定台规》，监察法不断完善，成为中国古代军事行政法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监察体制相对独立。监察御史虽然官品通常不是很高，但他是皇帝的“耳目”，巡按诸军时“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可以直达“天庭”。巡按御史或定期或奉命专项巡按，成为纠正官邪、弹劾不法、督控诸军吏的一项重要制度。三是监察官员的任职条件非常严格，要有文化素养，绝大多数是考试选拔；要有清廉刚正的品格，敢于不畏权势履行职责。如明朝军事监察法《纠劾官邪规定》对“构党为非，擅作威福，紊乱朝政”的武将，要“不避权贵，具奏弹劾”。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于维持国家军队纲纪，弹劾违法军吏，保持军队素质，起过积极作用。

善育吏卒知法守法，则法行。管子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是治国的标尺，是治军的准则。法家主张“法莫如显”，意思是法规制度要公开，以便天下官民吏卒知法守法。唐朝《兵部格》《兵部式》《卫禁律》《军防令》制定颁布后，为了使执法官吏和士卒都能懂得法义，正确理解律文之规定，特别集国家博学硕儒共同制成了《唐律疏议》，疏解律文，以便吏卒知晓。我国古代还曾在营扎之所公布刑象之图，向士卒宣传法律。明太祖朱元璋为了使士卒知晓法律，特别制定了《律令直解》，他说：有了这本书，士卒可以“寡过矣”。历史经验证明，士卒知法守法是军队施行法治的广泛群众基础和保证。

历史告诉我们，军事法规制度的内容要详细具体。中国古代制定军事法规制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内容明确，在理解上不存在含糊、多解之义，从建军的组织编制到日常的军队管理、军事训练再到战时的出征作战等都有内涵清晰的法度。如关于军队组织编制，《周礼·夏官司马》规定：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有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五人为伍。关于军队管理，宋《斗讼律》规定：“诸军厢都指挥使至长行，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敢有违犯者，上军当行处斩，下军及厢军徒三年，下军配千里，厢军配五百里”。下级服从上级，一级管一级。关于军事训练，《周礼·夏官司马》规定：春天演练战斗队形，夏天演练番号识别、宿营警戒及夜间动作，秋天演练队列阵势，并辨别旗物之用，冬天进行综合性演练。关于出征作战，《周礼·秋官司寇》《尚书·费誓》《史记·鲁周公世家》等史籍、金文分别记载了“不从王征罪”“军需不逮罪”“出征后至、不用命罪”“乏军兴罪”和“嚣喧之罪”等。显然，中国古时军事法规制度的内容遵循了详尽具体、操作性强的原则。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